

## 我爱我家

那一端连着的盘山路已经变成高速公路,这一端连着的普光气田钻塔屹立

## 40米大道

王东玲

在普光气田,有一条神奇的路,气田人和当地人提起它就会面带笑容,由衷的自豪,它就是40米大道。

十多年前,这条路和我有了交集,那是我第一次到普光气田,乘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,抵达四川达州拥挤、破旧的火车站。两天的安全学习后,一辆大巴车接上我们,在一侧摸得着山崖、一侧望得见山底的盘山路上颠簸两个多小时。一路狭窄陡峻、起起伏伏,尤其会车的时候,两车速度都要慢下来,小心翼翼地辗转腾挪才能错开。

终于行至开阔路段,接我们的同事表情轻松起来,便知道目的地到了。

“这是40米大道,普光气田最繁华的地方。”同事介绍。40米大道,是普光气田建设初期的第一笔,随之而来的,是为当地建了新的学校、医院。

40米大道,一端连着通往外界的盘山路,一端连着普光分公司天然气净化厂。以前,当地人要从山上下来要半天时间,这条路的建成,彻底改变了以往“蜀道难”的局面,极大便利了当地交通。为当地人和我们,互相推开了一扇门。

一个待开发的气田,一群热情好客的四川人,迎来一群红工衣,改变已经开始。

当地人眼中的我们,时常天黑了才从厂里出来,一身灰一身泥快步走在40米大道上。当地人坐在家门口的长条凳上吃饭或聊天时,见到我们就打招呼,总觉得我们这么远跑来建设气田,很不容易。

最初,40米大道两边,寥寥开了几家小饭店,卖些当地的小面、煎饼、卤肉,我们会到小店品尝正宗的川味。晚上,有些忙碌一天的同事,坐在小店里,本想点吃美食放松一下,最后基本都变成“工作讨论会”。

一天天,一年年,油菜花染黄普光气田,跟油菜花一样金黄的硫黄也输送到全国各地,天然气进入全国两亿多人的家里,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。此时,40米大道经过几次修整,越来越宽阔,俨然有了繁华都市的模样,那一端连着的盘山路已经变成了高速公路,这一端连着的普光气田钻塔屹立,用连续多年的安全平稳生产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。

40米大道两边,如同雨后竹笋一样,各色小店越来越多。蛋糕店、水果店、花店等数量繁多,也便利了当地人的生活。每天上下班时分,行走在40米大道上,眼见各家店的生意红红火火。

近几年,黄昏时分,40米大道旁边的普光气田科技展览馆门前宽敞的空地,成了当地休闲散步的场所。日子越来越好,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随着欢快的节奏跳起广场舞,充满烟火气息。

你想要的诗和远方,这里都有

## 我在西部挺好的

王辉辉

背上行囊,远离亲人故土,远离都市繁华,和千千万万个石油石化人一样,行走在戈壁深处、沙漠之上,内心是如此平静和充盈。

真的,你想要的诗和远方,这里都有。

很多人认为,工作在塔克拉玛干沙漠“死亡之海”边缘,逃不开孤独和寂寞。其实不然,只要心中有爱,眼里有光,即使身居大漠戈壁,一样能够邂逅幸福,遇见花开。

在这里,定点起床,按时睡觉,没有灯红酒绿,没有交际应酬,宿舍、食堂、现场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,给了我相对宽裕的时间,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夕阳西下,流金的光线将戈壁大漠温柔地揽入怀中。置身这样的环境,闭上双眼,松弛神经,让心灵安静下来,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和感动,全身的每个细胞仿佛都会得到净化。

周二、周四、周六的晚上,我会在职工书吧开放的时间里,寻一处安静的角落看书,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几千余册的图书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书架上,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管理、文学、心理学等各个方面,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籍。

生产线的文体活动还是很丰富的,美食课堂、女性沙龙、EAP 讲座等,占据了不少业余时间。职工文体活动中心也是好去处,完善的体育设施和健身器材满足了我运动的需要。我也由此养成了健康、科学的生活方式。

在戈壁大漠,一样可以看到心仪的电影。可容纳几十人观看的影吧,配以先进的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,拥有影院一般的效果。下班后,大家相约来到影吧,尽情享用免费的电影大餐,给业余生活增添了别样的乐趣。

我是西北油田一名基层通讯员。基层是离新闻最近的地方,在这里,我可以发现最真实、最有价值的线索,去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,挖掘平凡中的不凡故事。无论是新井投产的现场,还是紧急排险的身影……我把笔尖和镜头对准一线,对准一线员工,走进身边员工的精神世界。每一次采访,都会经受一次心灵的洗礼,让我充满了对坚守戈壁大漠的西北石油人深深的敬意。

人生的海洋中总有一些难忘的航行,而镌刻在我灵魂深处的是在西部的工作经历。有了一段这样经历,我便有了一份对平常工作、生活不同寻常的感受。

在西部工作,一点不空虚、不失落、不孤单,因为这里有朋友,有书、有爱、有温暖……



## 石化传家宝

我是参加过华八井解释的第一代解释员,从首都北京来到荒无人烟的盐碱滩

## 激情燃烧的岁月

潘瑾台/口述 赵春国 丁静/整理

华八井是胜利油田的发现井,以其历史性突破载入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发展史册,成为石油石化人心中巍然屹立的精神丰碑。我作为经纬公司胜利测井公司参加过华八井解释的第一代解释员,虽然早已退休,但仍时常回想当年解释华八井的日子,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1955年,中国科学院、石油工业部和地质矿产部的专家开始着手华北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,但直到1961年,在华北平原上陆续打过7口探井都没有发现油层。大家经过会议讨论认为:东营地区构造好、沉积岩厚度大,可以作为找油突破口。于是,华北平原第8口基准井——华八井定在了当时的山东省广饶县辛店公社的东营村。

1958年,我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,分配到华北石油勘探处。1961年初,我跟随华北石油勘探处的人员,为了华八井测井解释来到东营。

当时的华八井,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没有标注过的地方。我是北京姑娘,从首都来到了荒无人烟的盐碱滩,当时独立生活能力不强,还需要父亲帮忙安顿生活琐事,看着父亲走甚至还哭起了鼻子。领导开玩笑说,我还是一个离不开大人的“孩子”。

尽管如此,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激情依然高涨。测井解释被誉为发现石油的眼睛。我下定决心,一定要排除万难,解释准,找到油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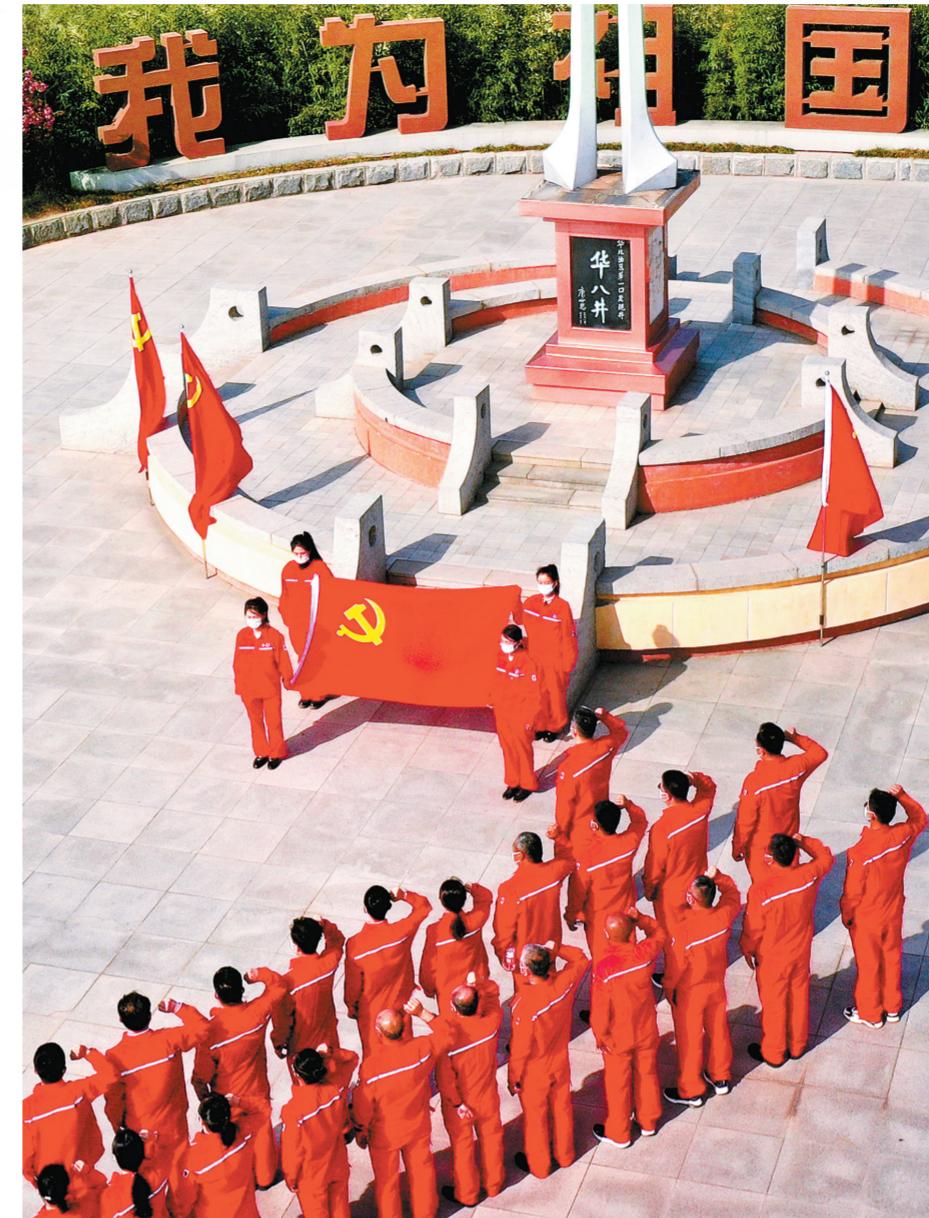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纪60年代,我国的测井设备大多是苏联淘汰下来的老设备,仪器落后,只能测横白测井、微电极、自然电位,后来慢慢才有了自然伽马、中子伽马;在井场上验收曲线,要拿横白图板一点点找规律,不符合规律的就要返工;那时没有电脑,测井后还需手工绘出测井曲线图。到测井施工现场的道路,绝大部分都是土路。一遇雨雪天,土路泥泞不堪,高低不平,测井车根本进不去,都是靠人拉肩扛把测井仪器运到井场。

为了解释华八井,我和同事们就住在当地老乡家的土坯房里。一到雨天,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,一夜睡不好不说,最害怕淋湿图纸。后来我们弄个大塑料布把图纸盖上,才解决了问题。土坯房内光线不好,我们就在室外校验仪器。

测井资料出来了,可是手绘图纸又遇到难题。因为条件艰苦,我连一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,更别说绘图桌了。绘图时,我们只好用几块砖头支上一块玻璃当桌子,下面放个手电筒作光源,就这样开始绘图。

由于光线不好,我的眼睛花得很厉害,长时间蹲在地面上绘图,好几次突然站起来,差点晕倒在地。看图时,我们就在露天找一块比较平整的土地,用砖头压住图纸,大家围在一起,进行解释分析。

为保证资料真实正确,我和同事们一



在胜利油田优良传统教育日,东辛采油厂营二管理区组织青年党员、高校毕业生在华八井前接受传统教育、重温入党誓词。

朱克民 摄

道认真收集各种资料,遇到难点,就和地质人员一起仔细观察岩层、岩屑录井、取芯资料、气测资料,再与测井资料一点点对照。就这样,测井、地质两家单位积极配合,地质人员力争把录井剖面做得更精细,测井解释人员对资料更严细认真,双方互相提供资料,团结合作,才使最后华八井的解释结果比较准确。

为了华八井的测井解释,我们不知汇报了多少次,因为华八井的勘探结果关系到整个华北平原找油的总规划。我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,每一个数据、每一个细小的疑点,都反复推敲,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。一位领导称赞我说:“一个小姑娘,工作这么细心,能熬夜,肯吃苦,是个不错的苗子。”

现在,随着信息化、智能化、大数据等高科技的迅猛发展,我国石油石化工业也进入了新时代。今天的测井人,已不再满足于在陆上寻找石油,而是将奋斗的战场延展到海洋,发展到境外。我始终坚信,我们的明天会更好。

金灿灿的麦田簇拥着南五井,四周一派丰收的景象。父亲见到那口井,认真整理了下衣衫

## 陪父亲参观南五井

一千就是15年,一待就是一辈子。

父亲被分配到钻井3254队,主要负责油井钻探工作。随后就开始了从涧河桥到双河、下二门,再到王集,四处漂泊式的工作与生活。

那时候我们住的“芦席棚”,冬冷夏热,条件很简陋。连平整屋内地面、开挖屋外排水沟,都要自己动手铲。哪里有现在的工作条件,住着水泥房,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”父亲比画着讲。

我打断父亲问:“老爸,那个时候,你们觉得苦吗?”

“那时候只要出油就高兴!再加上年轻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大家都苦中作乐,也就不觉得苦了。”回想起30多岁,与队友们一起抬钻机、下套管、搬铁皮房的情景,父亲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光,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。

有一年,双河3234钻井队打出了每日出油34吨的高产井。当晚,父亲所在的钻

井队就组织员工到邻居井参观、学习。“大家的干劲当时被激出来了,决心要跟邻居井比一比,争一争……”父亲开心地讲着。

金灿灿的麦田簇拥着南五井,四周一派丰收的喜悦。父亲见到南五井,认真整理了下衣衫。“一直听说河南油田第一口出油井在沙堰,路过多少回,都没有机会来看,这次总算见到了。”父亲一边四周围寻打量,一边喃喃自语。

见父亲吃力地念着南五井碑记上的烫金字,姐姐便左手搂着母亲,右手搂着父亲,逐字逐句读了起来:“经过艰苦奋战,

1978年底,建成年产原油200万吨。1979年9月26日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发文:‘南阳油田高速建成投产’。2000年,‘河南油田’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上……”父亲无限感慨:“了不起啊!河南油田五十年了,我们也从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。”

父亲搭手远眺,一架红色的抽油机仍在不远处上下摆动,轰鸣踏歌。“希望咱们油田能继续欣欣向荣地发展下去。”看着这口曾为之抛洒青春、热血,曾为之奋斗的热土,父亲祈望。

父亲曾服役于原济南军区空军部队。1970年奉命到江汉油田参加会战。1977年又转战到河南油田参加指挥部会战,这

样的经历,让父亲对石油事业充满了热爱和忠诚。

人生的海洋中总有一些难忘的航行,而镌刻在我灵魂深处的是在西部的工作经历。有了一段这样经历,我便有了一份对平常工作、生活不同寻常的感受。

在西部工作,一点不空虚、不失落、不孤单,因为这里有朋友,有书、有爱、有温暖……

张平

父亲七十有七,近两年腿脚大不如前,不要说远足云游,即便是最喜爱的泛舟垂钓也不再参与。于是,如何带着父亲“出门”便成了家人的心病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,我跟姐姐提议,河南油田成立五十周年,带父亲去看一看南五井如何?姐姐说,父亲是位老石油,想是愿意。果不其然,父亲欣然同意。

清晨凉风习习,电车欢快地奔驰在树影斑驳的柏油路上,父亲也打开了话匣子,讲述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父亲曾服役于原济南军区空军部队。1970年奉命到江汉油田参加会战。1977年又转战到河南油田参加指挥部会战,这

样的经历,让父亲对石油事业充满了热爱和忠诚。

人生的海洋中总有一些难忘的航行,而镌刻在我灵魂深处的是在西部的工作经历。有了一段这样经历,我便有了一份对平常工作、生活不同寻常的感受。

在西部工作,一点不空虚、不失落、不孤单,因为这里有朋友,有书、有爱、有温暖……

张平

父亲七十有七,近两年腿脚大不如前,不要说远足云游,即便是最喜爱的泛舟垂钓也不再参与。于是,如何带着父亲“出门”便成了家人的心病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,我跟姐姐提议,河南油田成立五十周年,带父亲去看一看南五井如何?姐姐说,父亲是位老石油,想是愿意。果不其然,父亲欣然同意。

清晨凉风习习,电车欢快地奔驰在树影斑驳的柏油路上,父亲也打开了话匣子,讲述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